紅色中華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機關報

第一九二期

一九三四年五月廿三日

本期一張

定價 大洋 [illegible] 零售 銅元 一枚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訓令（中字第三號）

——關於地主富農編制勞役隊與沒收徵發問題——

人民委員會根據各方面所得新的材料，為了使各級蘇維埃政府更正確的執行中字第十八號命令「關於盡量利用地主富農的勞動力與資財問題」的重要指示，認為必須明白指出在革命戰爭日益緊張的條件下，我們對於地主富農的方法不能不有相當的變動，但消滅地主階級與反對富農的我們的基本策略還是不變的。因此必須更明確的規定：

（一）地主應該編入永久的勞役隊，富農則應該編入臨時的勞役隊。在直接作戰的區域（狹義的戰區，即堅壁清野與準備堅壁清野的戰區），在軍事必要時，即在直接作戰區域的近後方（即廣義的戰區），地主富農可以編入同一勞役隊內。在基本地區，則仍應有這種區別。

（二）在所有戰區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地主富農應就地處決外，地主的家產全部沒收，地主家屬一律驅逐出境或移往別處，但對富農則只實行徵發其糧食與現金，富農家屬一般的仍可留在原地。徵發的程度可由當時戰爭的環境與戰爭的需要來決定，但不得少於基本地區的徵發量。

（三）在所有基本地區，對於地主家產仍然是全部沒收，富農亦應開始徵發其糧食，暫時決定每人五斗谷子。富農捐款的百分比應相當增加。

（四）除對於關店，停業，逃跑，操縱居奇，造成經濟恐慌，以響應敵人進攻的商人與資本家的財產應全部沒收外，目前應開始在主要市鎮向商人資本家募集捐款，幫助革命戰爭的經費。

主席　張聞天

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日

少年先鋒隊中央總隊部

為目前形勢告全體隊員書

親愛的隊員同志們！

現在是我們與敵人拚死活的關頭！法西斯蒂國民黨野獸的鐵蹄，伸在我們的廣昌，還佔我們的門嶺，踐踏我們的龍崗，進到我們的新泉，寧縣！

有蘇維埃，我們就是主人，我們獲得土地，自由，勞動條件的改善，青年的特殊利益，沒有蘇維埃，我們就是奴隸，在被佔領的區域，我們失掉了一切，我們過的是被屠殺，被姦淫，被強迫做工事，修馬路，被抽收各種名目的捐稅，連牛馬都不如！

親愛的隊員們！我們難道願意被國民黨來進攻我們的蘇維埃麽？我們難道甘願被屠殺，姦淫，過牛馬生活麽？只要是個工農呵，就一刻也不能容忍這種牛馬生活！只要是個工農，就要用自己的頭顱和熱血，保衛蘇維埃，保衛土地，自由，勞動條件的改善，保衛青年的特殊利益——只要還有最後的一個人，最後的一口氣，最後的一滴血　便要為蘇維埃奮斗到底！

少年先鋒隊是紅軍的後備軍，在保衛蘇維埃的鬥爭歷史上，我們有着光榮的一頁！我們要繼續發揚我們的光榮事業，我們要放下鋤頭與斧頭，肩起槍械，英勇的武裝上前線去！勇敢的踴躍到紅軍中去！配合紅軍作戰！消滅白鬼子，白狗匪！女隊員加緊後方一切工作！擔任看護，節省，多做布草鞋送紅軍，爭取戰爭的全部勝利！只有戰爭的勝利，才能保衛我們的利益！

親愛的英勇的隊員同志們！五月十四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朱主席這樣號召我們：「五，六，七，三個月擴大紅軍五萬的號召，我們熱烈的要求全體青少隊員和廣大的工農群衆，給這一戰鬥的號召，以布爾什維克的回答！」

親愛的英勇的全體隊員同志們！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博古同志對我們說：「在今天我們沒有別的選擇，唯一神聖與光榮的事業，就是上前線去，到紅軍中去！」是的！我們的位置是在那邊，在那前線上，我們英勇的加入紅軍去，站在戰線的最前面，去消滅白鬼，白匪！消滅敵人！

親愛的隊員同志們！是時候了！武裝起來！上前線去！上前線去！第三還是上前線去！

「我們無論如何要勝利！勝利是我們的！」

總隊長　張愛萍

黨代表　周恩來

五，一七，一九三四。

擴大紅軍

長勝縣集中一千五百名了

長勝通訊：長勝縣在「五一」武裝檢閱那天，有一千五百餘名自動報名加入紅軍。在十五號為止，就集中了一千零四十多名送補充師，還有五百餘名在二十號完全可以集中送前方。長勝在紅五月是有把握的完成與超過原定計劃的。興國縣！你們不是和長勝縣訂了比賽條約麽？你們現在怎樣了？（興潤）

尋安縣難民武裝上前線

尋安通訊：廣東軍閥進佔尋安蘇區以後，不斷的向着會昌進攻，因此，尋安縣受廣東軍閥摧殘出來的革命群衆，為着保衛會昌，奪回筠門嶺，恢復尋安蘇區，在粵贛軍區武裝動員部號召之下，便不斷的自動報名加入游擊隊，現已集中五十多名，昨日開茶話會歡送後，現已背起武裝上好刺刀，武裝上前線去了。（顯榮）

明光赤少模範營熱烈上前線

明光通訊：明光赤少模範營在為保衛連城而戰的口號下，目前已經整連整排的熱烈地上前線，配合紅軍作戰去了，林坊岩頭的模範營，配合連一西游擊隊，曾在坪上當地帶領消滅土匪，活捉一隻土匪頭子胡老三子，現在岩頭又動員了兩排到坪上去幫助群衆分田，撤底消滅殘餘土匪，又林坊也動員了兩排赳赳糾糾地，拿着梭標，抱着為保衛連城而奮斗的絕大決心，在一個晚上跟着明光獨立營偕從小塘前一帶夜襲土匪去了，文亨城市兩區，現也正在動員中。（謝紹武）

安遠的白色恐怖

與羣衆鬥爭

粵贛通信：安遠被粵敵佔領已一年了，那裏有極厲害的白色恐怖與奸淫擄掠，同時已，掀起了廣大的羣衆鬥爭。今據那邊游擊隊派來的同志談話，得了各種驚人的反革命壓迫剝削情形，同時使我們得知那裏有廣大的革命鬥爭，從敵人的後方牽制了許多向蘇區進攻的敵人。那裏的情形大略如次：

（一）反動政權組織

十家爲甲有甲長，也有五六家一甲的，每村至少五個甲長。鄉有正副保長。區設辦事處，七個委員，其中有正副主任，有剷共團正副隊長，有宣傳隊長。

甲長十之七是富農，十之三是被脅的工農份子。

保長十之二是地主，十之八是富農，絕無工農份子。

辦事處均豪紳地主，連富農也沒有。以上是區鄉村的政權組織。

（二）反動武裝組織

在安遠敵佔各區，反動縣區政府正在强迫羣衆組織白色地方部隊，分爲（一）剷共團（實則是剷命團），（二）常備隊，（三）後備隊。辦法如左：

十五歲至二十歲編入剷共團，二十五歲至四十歲編入常備隊。四十歲至六十歲編入預備隊。常備隊預備隊均槍標。常備隊半月內集中訓練兩回，「保」（即鄉）爲單位，百五十人爲一連，連長（無副）。連四排，排四班，有正副排長，班長（無副）。連長由縣訓練班派來，正副均廣東人。副連長本地人，富農至少佔一半。正副排長均本地人，多是被脅迫了去的工農充當，一部分是富農。班長沒有富農，因爲富農數目太少了。常備隊現正進行編制，尚未編好。原因：一因强迫羣衆修馬路，修城，開河（安遠城邊之河開五里）忙不來。一因羣衆不願意。如龍安區才進行編，羣衆卽一跑了很多到蘇區來。上下魏區羣衆因「改組派」（贛南一帶羣衆都稱粵敵叫改組派）强奸婦女，殺死了許多羣衆，因此「改組派」不敢去編。羣衆中傳說：「常備練好了都要編入廣東改組派去」，說：這是大家不願意的。全縣此時還剛在宣布要編，羣衆說：「當紅軍准許自願，爲什麼常備隊强迫編」？一致開會宣布，羣衆就卽刻「動搖」。

預備隊編制方法如何還不曉得，只聽得說每只要集中訓練一次。

普遍羣衆性的剷共團也還沒有編，正在造冊。但每個區都有了脫離生產的民團式，剷共團一個，人數很少，八九人的，十幾人的，受區辦事處指揮。區之小的剷共團，因經濟原因不能大。最係集中。縣的剷共團全縣有三個分隊，第一分隊在北部。重石扳石一帶，五十幾個人，隊長楊竹如，一個「土豪崽」。第二分隊在中部安遠城，六十多人，隊長楊身好，土豪崽。「立三路線時代」在紅軍中當過文書。第三分隊在南部，十多人，隊長賴小邦，劣紳。各分隊均有槍，區的剷共團也有槍。隊員都是流氓，煙鬼，賭棍，過去當過匪，或革命時被趕出去的壞蛋。

（三）殺人

全縣殺人數目算不清楚，單安遠城一處就殺了四百多人，其中秘密殺死的佔三百多。辦法：白天帶你到山上去挖坑，告人說做工事，夜間把你牽上去一刀砍倒在坑內。公開殺的多屬於革命工作人員，秘密殺的一部是蘇團員，一部是反水份子，甚至把拖槍投敵的也殺了，白軍說，這些東西靠不住，是紅軍放來做士兵運動的。有一個，一人拖了一枝槍去，白軍師部請他吃了一餐肉飯，賞他大洋二十元，送到感化院去講了一頓三民主義與「紅軍罪惡」，最後還是怕靠不住，把二十元搜去，秘密牽到坑邊殺了。自然反水者也有一些沒有殺的，便送到廣東去修馬路，身上掛塊白布，寫着「自新份子」四個字，使人家見了恥笑他。

以赤色恐怖反对白色恐怖！

（四）强奸

白軍四十四師及剷共團的官兵到處强奸婦女，差不多每個鄉村都被他們奸淫過了。入門，把男子拉出去，關起門，强奸。男子跑到營部告狀，營長就說：「我們沒有帶家眷來哪」一。婦女在山上砍柴，白軍剷共團就跑到山上去强奸，人看見了也不能說，說就挨打。

（五）修馬路

每人每月修二十工，自帶伙食。不去的每人罰大洋一元，禁閉一天。修時歇下子想吃點黃煙，白軍官長的鞭子就劈頭劈臉的打下來。馬路從鎮江圩修到尋鄔，男女老少都要去。

（六）要命的剝削

（一）地租——田地重新丈量，十擔谷田量作十二擔，對農民說，「把二擔分給你們，我們也分田哪」。餘十擔歸地主，每年從農民收五擔租。其實本只十擔，那二擔是空擺騙人的。

（二）田畝捐——爲剷共團經費，每擔谷田抽四升。

（三）圩場捐——大圩場每月二百元，小圩場每月百五十元，均由小商小販集交。所謂小商都是擺攤小店賣黃煙火柴水菓等零品者。大商店另抽不在此內。

（四）人頭捐——每人每月一毛，由保長收集交區辦事處用（保長無火食辦公費錢都歸區）。

（五）門牌捐——每家要領塊門牌，出洋一元二角。

（六）買鹽捐——市場上沒有鹽，由區辦事處賣，每家要領買鹽證，一個月換一次，每次交捐八毛子。

（七）煙皮捐——每稈一千株黃烟交一百元捐，（平均每株捐一角。）

（八）婚姻稅。那班白軍剷命團也在贊成「婚姻自由」，一但他們奸淫，他們抽稅辦法：初婚出嫁八十元，已婚再嫁六十元，交到白軍剷命團或反動區辦事處，這是一筆大收入。交了錢，剷命團或辦事處打一個條子給你，叫做「結婚證」，就可以結婚了。眞是巧妙絕頂的剝削法。

苛捐雜稅還多得很，以上舉其著名者。至於强迫羣衆還老債，交舊租，搶牛搶豬，搶衣，搶谷，燒革命同志紅軍家屬的房子，强迫羣衆當白軍輸送隊，那是普通得很的事，什麼地方都在做的。

（七）殺反動派，蘇維埃萬歲

安遠有些羣衆在敵人初來時，聽了地主富農的欺騙，以爲白軍剷共團還不至於十分害人。及至白軍剷匪配合本地地主富農，在安遠各區各鄉做出了各種萬惡滔天的事情，他們就一天一天憤激起來了。到了現在羣衆中發展着極深刻的仇恨，爆發了很普遍的鬥爭。其中最使羣衆憤恨的要算白軍剷匪的遍地强奸，這件事激動了一切地方的羣衆堅決的反對白軍剷匪，很多地方羣衆拖梭標柴刀殺「改組派」，在南部的龍安區殺死了幾十個「改組派」，殺得「改組派」不敢走龍安區過路。還有靠近龍安區的上下魏那地方，過去不是蘇區，羣衆在地主欺騙之下還同蘇維埃紅軍打過仗，但因爲白匪到後在上下魏實行屠殺剝削特別是普遍强奸，上下魏羣衆於是完全信仰蘇維埃了，天天望紅軍打到他們那裏去。上下魏羣衆的鬥爭非常激烈，殺死了他們所謂「改組派」一百多人，最近不久，又殺死了七個。安遠許多區鄉的羣衆鬥爭，現在進到組織游擊隊，公開「剷命團」對敵，捉地主富農，捉保長，提辦事處委員。安遠的廣大羣衆鬥爭，現正在敵人的後方開展，同尋鄔信豐一帶的羣衆一樣的迅速的開展，還是粉碎第五次圍剿一個極重要的力量。

國民黨法西斯蒂的白色恐怖

文

工農劇社的轉變

……工農劇社的整個工作，在開展……

結局，使觀衆放下了一切心事，平平靜靜的準備看第二套。這一種心境，在五月八日的晚會上，演「跌蹶」和「無論如何要勝利時」是沒有的。這兩個劇本非常緊張的場面，悲壯的描寫（表演技術），使台下觀衆怒吼起來，自然的叫出「反對法西斯蒂白色恐怖！」「武裝上前線」……

報

以前、我們看過許多「最後大固圖」的劇本這些劇本。在表演過程中，舞台上的動作的確引起了我們一些緊張的情緒，但是在最後一幕的幕布放下來以後，萬事都結束了，非常圓滿的，

我們要以各種方式來運用我們的武器，這次演出表示工農劇社採用題材有了轉變，以後，當然還有新的出品滿足我們——廣大觀衆的要求罷！

（燕人）

公略富田區破獲AB團

陷害革命同志　大肆反動宣傳　企圖混入政府

公略縣富田區，在去年查田查階級時，陂下村胡闢芳同志堅決的領導羣衆，根據中央分析階級的辦法，很正確的斷定胡崇奎是地主成份。該地主為要想作最後的反革命活動，便賄買了該鄉主席康云柱，支書羅振暉，區糧食副部長胡加謁，貧農團主任張和與等等階級妥協份子，邀他們到縣蘇去替他包瞞成份，說他是商人。并誣告胡闢芳同志破壞革命。結果經過廣大羣衆的控告和縣蘇的調查，證實他是地主，將他的家產全部沒收。可是以後他便拉攏該村六個地主，五個富農，及過去一些反革命AB團的自首份子等三十餘人秘密恢復AB團的組織與活動。該胡崇奎曾召集過五次AB團的會議，討論怎樣來陷害革命負責人，和革命的積極份子，怎樣使AB團的份子，混進蘇維埃政府以便作大規模的反革命活動，并造謠，破壞經濟建設公債，擴大紅軍，婚姻自由等，例如他們對羣衆說：「油鹽都沒有錢買，那裏還有錢買公債」。「現在擴大紅軍把精壯勇敢的都抽去當兵，老弱的在家裏會餓死，田都荒絕」。「婚姻自由不好，自己娶個好老婆，馬上又要離婚了，今天一離，明天一結，好像牛馬一樣。」從去年十月起他們曾不斷的在牆上偷寫反革命標語，或塗改革命標語為反革命標語如：「士兵專打赤匪」「歡迎白軍弟兄來打赤匪，安分耕田地」，「我們中央軍到此專為剿匪救民」，「幫助國軍作戰」等反革命標語。

不料後來被一個兒童看見了，該反革命便恐嚇他欺騙他并拿出幾塊大洋來收買兒童，教他隱瞞下去。并用最毒辣的陰謀詭計，從各方面誣陷革命同志胡加棹，說他工作不好，有寫反革命標語的嫌疑，最後并收買無知兒童來證明，想置胡加棹同志於死地。

公略縣保衛局根據這些事情，就努力的去進行偵查，經過了三四個月之久，才將反革命的事實，完全暴露，并把這批反革命份子，完全捕獲了。號召羣衆組織巡迴法庭來公審。在保衛局把事實證據舉出以後又在工農羣衆的威力之下，反革命無法隱蔽他們的罪狀只得供認不諱，於是在羣衆的擁護和要求之下，把這些反革命的地主富農，和過去AB團自首的份子，當場槍決，其餘的也分別予以處分。

補充團內發現反動陰謀

鼓動戰士反水製造快放炸彈

最近在補充團和修械處，發現了下列二件反革命的陰謀：（一）補充團的戰鬥員官日星，官景崇，是社會民主黨份子，革命的叛徒，他們曾接投到傅柏翠匪部當班長，并擔任社民黨的主要工作。這次該傅匪派他回來，要他混入紅軍，進行其反革命的活動要他鼓動我們的個別政治不堅定的紅色戰士反水拖槍投敵，偵察紅軍消息，報告傅匪。傅匪并允許他們升官發財。

（二）修械處的曾廣魁，是在該處造手榴彈的，他在去年故意造了七八十個打不響的炸彈，來防礙我們的戰鬥與浪費大批的資材。最近他又故意造快放炸彈，（即拉即發）企圖打死我們的紅色戰士，削弱紅軍的戰鬥力，他還公開的對工人作反革命宣傳說：「工人紅也好白也好，都沒有關系，」又說「發工資一定要現金光洋。否則就要增加工錢。」

這些反革命的壞蛋已被發覺并經全體戰鬥員的一致要求，把這二個反革命份子槍決了。

同志們！我們和敵人的決戰，已經達到最緊張，最殘酷的關頭了！在這個時候，一切隱藏在蘇區，特別是促進我們的政府和紅軍中的反革命份子，也一定要大肆活動，企圖做敵人的內應所以我們不但要消滅眼睛看得到的白匪，還要加緊一切後方機關和紅軍中的肅反工作，以赤色恐怖來鎮壓隱藏着的反革命份子。

以赤色恐怖鎮壓反革命的活動

謹防不帶刀的劊子手

福建軍區醫院反動醫官毒害傷兵

反革命醫官李桂賓在福建軍區四都醫院進行反革命的謀害傷病員的活動，現在已經全體傷病員的要求，在羣衆公審大會上把他槍決了。他反革命活動的事實如下：

一，他進行其毒殺陰謀之前，首先大吹牛皮。在病員中說他的本領很強，幾天就可醫好任何病症。可是結果病員吃了他的藥之後，不是頭痛就是肚痛，甚至沒有什麼大病的病員，吃了他幾貼藥，就死了三個。他又鼓動有痢疾的病員吃猪肉，結果痢疾日漸加重，而至於死。

二，他不但自己吃鴉片烟，并且還對我們傷病員說吃鴉片會醫好疾病。紅色指戰員向他解釋蘇區禁止吃鴉片的時候，他還要老羞成怒的大罵一頓。

三，他自到醫院以來，時常叫苦連天，說紅軍衣服都沒得穿，飯都沒得吃。故意的作種種反革命的宣傳。并且他醫官的架子也擺得十足，病員叫他開藥方他不高興理，及到催促得沒有辦法時，他便亂開一場，也不詳細的問問病狀。

同志們，反革命份子在用各種陰謀來殘害我們，我們除在各面去加緊肅反工作外，對於隱藏在醫院中的反動醫生，那些不帶刀的劊子手，也不容有稍許的忽視呀！（黃先惠）

不讓一個敵探混進蘇區一步！

博生捕獲敵探一名

博生縣，安福區安福溪堂村有一個羣衆（姓名未詳）於本月一號早晨，在山傍田中看見一個假裝着紅軍模樣的敵探，他便追上去，查看該探的路條。那敵探曉得情勢不好，便掏出手槍向他射擊。這位同志立即閃在一邊，又猛撲上去，繳獲了敵探的手槍，包服，和紅白旗各一面，可是因爲他一個人抓他不住，又被他掙脫，逃到山上去躲避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又被該村羣衆知覺，一齊帶着武器上山搜索，結果該敵探又被捕獲，送往當地政府。

又該縣，湖背區湖背鄉木子山下村有一敵探在五月三號晚上，要該村羣衆帶路，說是紅軍的交通，當時有幾個婦女打開門來察看他的行動，這時就發現該探拿出錢來，請人帶路，這幾個婦女同志便斷定他是敵人的偵探，立即把該屋羣衆一齊喚來，繳下他的槍、并綑送當地政府。

以上二探已經保衛局審訊確實是白軍派他們從高山上跑來偵探我們蘇區內部的情形，同志們，警覺起來，加緊赤色戒嚴，不要讓一個敵探混進我們蘇區一步！（鄧楫東）

從鬥爭中徹底改造勝利縣裁判部

羣衆自動刺死反革命犯二名

勝利縣裁判部的工作，在不久以前發現有個別的份子對鎮壓反革命消極與動搖，甚至庇護反革命份子的活動，危害工農羣衆的嚴重現象，現經省部派員到該縣檢查，遂發現下列三個反革命的份子

（一）鄧賢煌，前任勝利縣裁判部副檢查員。在三月間到顧村區巡視工作，當地羣衆舉發宋士明破壞擴大紅軍等等罪惡，要求檢舉。而鄧賢煌竟敢隱瞞反革命宋士明的一切罪惡，將該犯釋放，反將控告該宋士明的工農羣衆陳定仁等十餘名扣留監禁，并槍決了陳定仁等三人。

（二）黃倫紀，原任顧村區裁判部長，亦與反革命宋士明有密切關係。宋士明被捕後，不但不接受羣衆的要求，把他槍決，反敢與宋士明同房共睡，并且强奸了紅軍戰士的老婆。

（三）賴尊柳，原任勝利縣裁判部副部長，對宋士明一案不堅決執行槍決，不接受廣大羣衆的意見，又不實際調查，表示同意鄧賢煌處決該案的意見。

上面的事實，經過調查確實後，即將鄧賢煌，黃倫紀，賴尊柳，宋士明等四名扣留，在五月一日組織巡迴法庭，全縣各區都派了代表，顧村區各鄉也派有代表，特別是顧村鄉全體羣衆，都排着隊伍來參加，共約有一千二百人左右。鄧賢煌等四犯均在廣大羣衆面前，承認他們上面所調查的犯法行爲，當時法庭爲着保障工農羣衆的利益，接受廣大羣衆的意見，判決鄧賢煌，宋士明就地槍斃，可是在廣大羣衆對該二犯極度的仇恨之下，羣衆等不及槍斃便用梭標活活的把他們刺死。黃倫紀監禁二年半，剝奪公權一年，賴尊柳監禁二年，剝奪公權一年。判決後羣衆非常的高興，大家都有次序的整起隊伍呼着口號回到各鄉去。

現在已從這一個鬥爭基礎上實際的去轉變該縣裁判部的工作。提拔了堅決的工農幹部以求徹底的改造。在工作轉變後，即繼續開展查田運動。在平安區上下樹鄉銀坑區銀坑鄉有二從地主到政府鬧算階級，企圖翻案，該縣裁判部採取了很敏捷的手段把他們扣留，經過羣衆的要求，已把這二個反動地主槍斃并公佈到全縣去了。（才忠）

死亡崩潰中的国民党

財政破產—經濟破產！

南京十五日電：國民黨因中央及各省財政破產，「圍剿」與「建設」均感困難，特召集財政會議，（各省市府代表及財政當局報到者已達百餘人），商量出賣中國及加重剝削民衆的籌財辦法云。

長沙十五日電：湖南二十二年度預算，歲入爲一三五二萬，歲出爲一五〇〇萬，不敷約二百萬元。

察哈爾十五日電：察省災情奇重，民不聊生，收入銳減，月僅十餘萬，財政無法維持。

上海十五日電：中國煤業因日煤暢銷，全部破產，資本家已組國煤救濟會，擬以減低運費來挽救。

國民黨1934年度統稅圖

廣東東江的革命怒潮

鐵路工人的武裝鬥爭

汕頭特訊：廣東東江潮汕鐵路的工人，爲了反對國民黨進攻蘇區，屢次舉行阻止國民黨軍事運輸的鬥爭，他們堅決不運輸一兵一卒一槍一彈到蘇區邊境去，採取各種武裝的直接行動。本月（四月）八日，潮汕鐵路第四列車，由潮開汕，駛近彩塘車站時，一警察發現離該列車一百米遠處，鐵軌下有一窟窿，埋藏了十九顆炸彈，引一藥線於鐵軌上，倘若火車駛過，炸彈立可爆發，國民黨知道還是鐵路工人所佈置的，嚇得手忙脚亂，迭日火車均不敢按時開班，一面派了大批軍隊駐紮鐵路附近防守，但工人鬥爭仍在更積極的進行，配合着東江一帶的赤色游擊隊的行動，使統治階級感覺到極大的恐慌。

赤色游擊隊的活躍

豐順縣的八鄉山黃蜂溜附近，發現赤色游擊隊二百餘名，襲擊該處駐軍，豐順縣國民黨縣政府縣長謝鶴年親自帶隊伍『圍剿』，赤色游擊隊機敏的退出戰鬥，國民黨無可如何！饒平縣也於本月（四月）十五日發現赤色游擊隊三百餘名，帶有步馬槍四十餘枝，高射砲一門，機關槍三架，在饒平境內積極行動，經過浮山，六斗，牛徑，松柏下，湯溪等地，沿途發動群衆的反國民黨地主資本家的鬥爭，進行廣泛的宣傳組織工作，等國民黨派隊前往『圍剿』時，赤色游擊隊又轉入福建詔安縣境了。潮安縣第四區秋坑鄉的群衆，於本月（四月）十九日召集大會，實行沒收地主土地，實行分田，國民黨得信後，即開往鎮壓，打死李姓農婦一名，群衆在這一鎮壓之下，非常憤激，已組成游擊隊，在潮安境內開展游擊戰爭，桑浦山，青嵐洞，及梅川縣屬的天長山等地，赤色游擊隊極爲活躍，國民黨軍閥獨立第二師獨立第四師駐防這一帶區域，時常遭受赤色游擊隊的襲擊，兵士動搖，長官恐慌，東江的蘇維埃運動日在開展中云。

（四月二十九日）（集文）

日本帝國主義併吞中國的陰謀更其露骨了

重要電訊

侵略華南華北的具體步驟

上海五月十五日專電：日本帝國主義侵佔華北華南，最近更加具體而急進化了。八月二十一日台灣總督將召集華南各日領討論所謂對華密議。據聞侵佔華南的具體步驟，先在馬尾廈門收買漢奸，勾結土匪浪人，增派兵艦武裝駐閩廈，要求管理對華航空，卽福岡上海線，福岡青島線，福岡福洲台安等線。但國民黨外部表示日國華南之傳說，幷未接有此項情報。

華北日機迭日在察東沽源一帶偵察，對察東地形調查甚詳，津東日軍則逕設軍用電話，唐山及長城各口日軍不隔數日有演習一次，幷在街市演習巷戰，實彈射擊，强在津北門稻田築大飛機場。

有吉公使大唱水鳥外交政策

日本公使有吉大唱「水鳥外交」卽外觀悍然，趾爪潑辣。幷積極建議：（一）對華政策應以經濟關係之調整，作先決條件；（二）對華交涉，不必直接交涉及取正式會議形式，而實行隨時非正式交涉；（三）交涉對象，應分中央，華北，西南，將各項問題實行局部交涉；（四）繼續進行對歐美協和外交工作，使中國放棄提攜第三國之手段；（五）現已達積極解決中日問題決定東亞大勢之重大時期，必須集中全力對華工作。

日本獨佔中國的幾個方針

因此日本帝國主義決定首先須實行：（一）以必要手段阻止列國對華投資及技術援助；（二）向國民黨政府及各省當局分別交涉，中日經濟及技術合作，提出具體方案幷實行之；（三）解決中日關稅及其他阻礙通商之各問題，促起對華經濟工作，幷擬召集對華貿易及工商業團體代表共同協商。

聞最近廣田有吉決定如下方針：一，中日問題由兩國直接交涉，不許國聯及第三國干涉；二，斷然排斥一切阻害中日關係常道化之手段；三，日本將以實力援助中國當局，實施武力統一全國。

國民黨法西斯蒂狂吠直接交涉

南京外交部要人謂中日問題果屬地方性者，可以地方解決之。日果能接受不割地不損主權之原則；直接交涉亦解決懸案之一法。最後幷無恥的說：直接交涉有種種好處：「與其失四省之土地，淪三千萬人民爲奴隸，固不如但失一部權益之爲愈矣！與其不屈服之名，而斷送四省土地淪三千萬同胞爲亡國奴，則不如棄不屈之美名，而易四省土地與三千萬同胞！」又說「在屈服中可收復失地可挽救同胞！」等（?!）最無恥的狂痴，更狂吠「國難如此，實由於輿論誤國」等語！